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一)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遜志齋集

(一)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二)

方孝孺撰

國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三)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四)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五)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六)

方孝孺撰

國立學基本書

遜志齋集

(七)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八)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遜志齋集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者 方孝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通

鎮

*C五六五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顯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其性術。大抵疆執剛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敘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

惟一撰。

遜志齋集

敍刻遜志齋集

君子修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敍。所橫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鬯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槩有未睹己。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頽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爲寶斯文者。付囑之曰。請志之。須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漸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事與。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敘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清淑之氣。已萃於臥龍諸山。而桐柏蓋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卽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而尤不難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敘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嘉靖

遜志齋集

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難

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